图像启示录：现代建筑书籍中的摄影

Image Apocalypse：Photography in Modern Architecture Books

张燕来

Zhang Yanlai

摘　要：图像与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密不可分。本文回顾了19世纪以来建筑摄影介入建筑出版物的过程，结合不同时期建筑师的摄影观，分析伴随着现代主义建筑产生和发展的、以摄影为代表的图像的变迁，以及建筑书籍中图像发展为影像的过程。认为从最初的重现、注解功能到有意识的视觉规划、图像再创作，摄影参与的建筑影像的发展不仅呈现了设计和视觉技术的进步，也在观念层面直接记录了现代建筑思潮中的观图史。

关键词：建筑摄影；建筑书籍；图像发展；视觉规划

Abstract: The issue of image is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with architectural theory and design.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tegral role of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 in publications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aking the photographic perspectives of architects over time into consideration, it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 which has paralleled the emergence and progress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its subsequent transformation into a pivotal element in architectural literature.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image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photography, has transcended its initial functions of mere rep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and involved into a conscious process of visual planning and image re-creation, not only showcasing advancements in design and visual technology, but also directly chronicl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image perception within modern architectural trends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Keywords: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 architecture books; image development; visual planning

【文 章 编 号】2096-9368（2024）04-0037-08
【中图分类号】TU-091.8
【文献标识码】A
【录 用 日 期】2024-08-05

【作 者 简 介】
张燕来，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艺术与建筑、闽台地域建筑与遗产研究。

无论抚慰心灵还是激发野性，引人入胜还是令人沉迷，无论是手工的还是机械的，固态的还是动态的，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无声的还是有声的，事实证明，几万年来，图像都在打动人心、促人行动。[1]3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图像的生与死》

对“图像”（image）的理解是文艺复兴以来艺术理论的重要内容。艺术史学家不仅率先将图像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探究模式，而且伴随着图像研究推动了图像志（Iconography）和图像学（Iconology）的发展。“图像学与图像研究的讨论，可能导致对物质客体的刻意强调——绘画、雕塑、建筑、素描、版画等，以此作为艺术史分析的首要要点。”[2]53 从图像的角度探讨建筑历史、理论和设计是一种常见手段，涉及形式、象征与符号分析等具体要素。本文以现代建筑书籍作为一种考察图像变迁的样本，探寻书籍中的摄影从文献记录到视觉规划、图像创作的发展过程，以及建筑图像、建筑书籍和建筑研究的相互关联。

1 摄影之前：作为图像的建筑

在《图像与崇拜：艺术时代前的图像史》一书中，汉斯·贝尔亭（Hans Belting）认为图像的德文（bild）内涵远超其对应英文（image）所指涉的意涵（由此引发了他对艺术、图像和崇拜这三个词汇的重新定义），同时大力宣扬跨领域途径方能适当处理“图像所探究的更深层经验”。从图像的历史看，图像在诞生之初就是跨领域的，从一开始它就和绘画、雕塑、建筑联系在一起，既作为一种传播介质，也为文化交流与专业研究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1.1 传播的历史

对图像重要性的共识由来已久，西谚有“一图胜千言”的说法，中国古代对于文字和图像的互补性也早有认识。宋郑樵《通志》中的“图谱”是早期将传世的图像资料纳入史学框架的典范，近代学者中致力于编撰历史图谱的郑振铎认为：“从自然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到建筑、艺术、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不明的。”[3]5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作为文明重要载体的建筑最初以绘画的方式得以记录和保留。南齐画家谢赫在《画品》中提出的“六法”是中国古代绘画品评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其中第六法“传移模写”指的就是绘画图像的传播。对建筑而言，它首先呈现在绘画中成为图像，然后伴随着图像的转移与摹写得以传播。

图像的传播是世界性的，建筑成为图像传播过程中不同文明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最重要图像元素。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东西方艺术的交会》一书中认为，中西美术的交流始于 1592 年著名学者兼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澳门之行。而在利玛窦从欧洲带往中国的大量艺术书籍中，1572—1616 年间在德国科隆出版的《世界都市》（*Civitates Orbis Terrarum*）是一本重要的建筑著作，这本描述世界各地的城镇并配有大量插图的书籍在促进中国官员深入了解西方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 1）。[4]56 古典时期建筑书籍中的图像除了大量的建筑绘画，还包括许多专业建筑绘图。马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撰写的《建筑十书》也是北京耶稣会的藏书之一，作为西方保留至今最完整的古典建筑典籍，它对欧洲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原理、建筑材料、建筑构造的阐述是借助大量的建筑绘图完成的，可视为古典时期建筑学科的传播方式之一。

1.2 交流与研究

回顾历史，由建筑图像构成的书籍还对城市、建筑和园林的设计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包含了图像和想象，与设计样式一起传播和发展。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作为一名园林设计师，比同时代的所有西方人都更欣赏中国园林的设计，虽然他对中国园林的理解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想象。钱伯斯直到 1749 年才到达广州，但 1720 年他就撰写了《论东方园林》（“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一文，此文是一种道听途说和自我想象的混合体。钱伯斯将中国园林分为三种，令人愉快的、令人陶醉的和令人恐惧的，源自中国画家罗阁的口述，而他从未亲眼见过的圆明园几乎成为形成他中国园林思想的唯一依据。在苏立文眼中，这种缺少足够图像支撑的想象是缺乏说服力的，在当时遭到很多怀疑也就不足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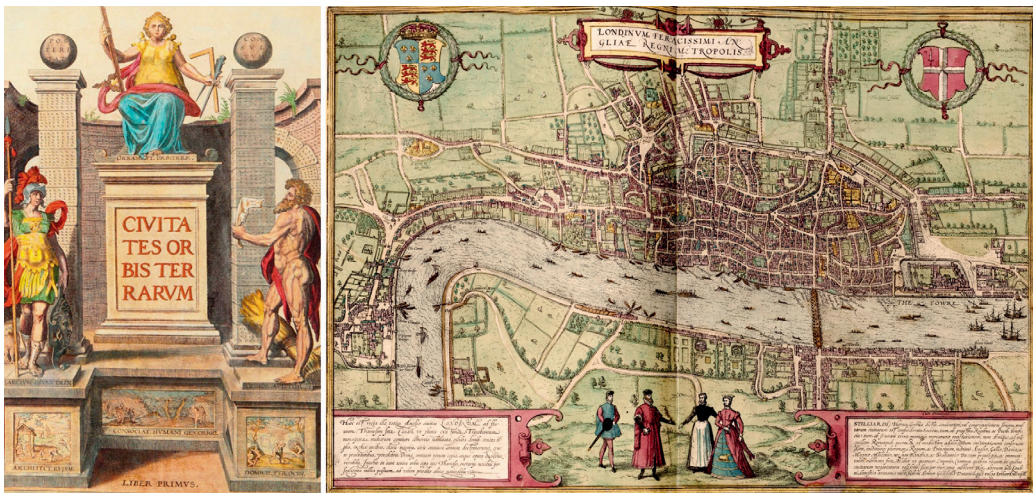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都市》封面以及书中出现的伦敦地图与城市景观



图 2　塔夫里在《日本现代建筑》一书中的很多观点源于日本现代建筑摄影（Manfredo Tafuri，*Modern Architecture in Japan*）

1964 年，29 岁的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出版了《日本现代建筑》（*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Giappone*）。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于钱伯斯，塔夫里同样未亲历现场，当时年轻的塔夫里还没有去过日本，他书中对日本建筑的看法主要是通过杂志文章和建筑照片形成的（图 2）。虽然塔夫里本人晚年对早年不成熟的出版表示懊悔，但本书的可信度却没有遭到过多质疑。回顾这段历史，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将塔夫里的这种“缺席”称为“视觉上未见（sight unseen）”——“也许建筑的理念和形象——视觉上未见——比实际的人工制品更吸引他。”[5]8❶ 或许，建筑摄影作为视觉文献，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客观”视角，可以产生具有距离感的审视效果。在此，摄影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建筑图像呈现方式，一方面它比传统的绘画、绘图更准确、更直观、更值得信赖，另一方面建筑摄影作为一种呈现在建筑书籍中的新型图像，不仅具有描绘性、阐释性，还具有启发性。

2　摄影之后：参与设计的影像

1839 年，达盖尔银版法（the daguerreotype）摄影成功问世。摄影很快在建筑领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不仅提升了建筑在考古和纪实方面的准确性，还促使建筑设计和研究领域树立更加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首次体现在路易·杜克（Louis Duc）和莱昂·沃多耶（Léon Vaudoyer）等法国建筑师的精确图纸中，随后在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on）等地形艺术家的作品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图像真实性。此外，随着建筑摄影图像用途的扩大，建筑插图和建筑书籍的市场得到了极大拓展。

2.1　摄影的出现

作为新媒体的摄影在建筑记录方面的潜力很快得到了认可。英国科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son）宣称，对建筑的精确观察是摄影的主要优点之一。《法国公报》则大胆断言：“无生命的自然和建筑是摄影器材的胜利。”[6]12 在摄影诞生的最初的 20 年里，建筑题材不仅处于摄影实验的最前沿，也处于关于摄影艺术美学辩论的核心。回顾历史，甚至可以发现建筑在摄影发明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根据罗伯特·伊尔华（Robert Elwall）在《以光建造：建筑摄影的国际史》（*Building with Ligh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一书中的研究，由于技术等原因，建筑题材是摄影发明过程中的最佳描绘对象。达盖尔银版法的发明者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受过建筑师的训练，“建筑描绘一直是他尝试以更真实的方式展示其幻觉性场景的核心”[6]12。联想到肖像和建筑是摄影初期的两大表现主题，人们就会意识到建筑摄影提供的新型建筑图像必将改变建筑表现和建筑传播的方式，并成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图 3）。

“在 19 世纪，城市成为照相机拍摄的主要对象，虽然呈现的反响各不相同，但都有效地强调了摄影家试图为新媒介确立的观念范围。”[7]83 在城市和建筑领域，摄影被认为具有三大主要优势：它可以描绘裸眼难以看清的细节；比素描速度快得多；最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由此解放了建筑师，避免了制图师在眼睛和手工绘图上的错误。1858 年，建筑师查尔斯·科克雷尔（Charles Cockerell）预见到：“作为一种图像艺术，摄影将在人们的评价中贬值，但作为向人们传递效果真实性的手段，对建筑师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6]50 科克雷尔的愿望在 1860 年后得以实现，当时建筑摄影被大型地形景观摄影工作室和日益增多的专业公司主导，评论家兼摄影师贾贝兹·休斯（Jabez Hughes）将这些公司称为“机械”摄影师，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对特定场景进行字面上的转录。这些从业者与那些以更高尚、更具艺术性为目的



图 3　摄影发明初期的建筑摄影（19 世纪中期）
（Robert Elwall，*Building with Ligh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

❶ 本文所有来源为外文文献的引文为作者自译。

的摄影师有所区别，这一划分深刻影响了建筑摄影的地位。

2.2 书籍与影像

随着摄影的出现，建筑书籍中的图像开始转变为图像与影像混合之物。《建筑书籍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rchitectural Book*）一书作者安德烈·塔瓦雷斯（André Tavares）认为："在19世纪20年代的出版物中，彩色印刷和彩色建筑图像首次结合在一起，在书籍历史和建筑史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8]26 但事实上这种结合的蜜月期是短暂的，银版法问世后，书籍中的建筑图像随即呈现出"彩色向黑白的转变"，书籍开始更多地采用（黑白）摄影而不是彩色的建筑插图和绘画。由此，凭借摄影图像的复制性，现代建筑也开始在传播中具有了更精确的可复制性。"就像书籍——通过摄影的媒介——使建筑案例能够传遍世界一样，建筑也能够复制这样的传播模式。摄影改变了书籍和建筑的相对位置，统一了两者的视觉体验。"[8]53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1851年在海德公园建成的伦敦水晶宫是第一座重要的建筑，这座常被认为是"完美的观景点"或"19世纪中期的试金石"的建筑在当时迥然不同的各种类型书籍中以建筑摄影图像的方式反复呈现，如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威尼斯的石头》（*The Stones of Venice*）、朱利奥·劳（Julio Rae）的《画报目录和全景广告》（*Philadelphia Pictorial Directory & Panoramic Advertiser*）等，这些样本足以证明19世纪50年代书籍中建筑摄影的兴起。而1854年在西得汉姆（Sydenham）重建水晶宫的过程中，这些关于水晶宫的影像记录反向提供了将图像还原为建筑的可能。可以说摄影的出现使早期的现代建筑具备了某种自由穿梭于"建筑—图像—建筑"之间的特征（图4）。

由此，建筑书籍中的图像与影像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和写实将建筑物与其形象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筑摄影的综合性和实践性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建筑世界的照片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作用：作为建设成就的展示、社会进步的标志、城市营销的工具。嵌入建筑摄影中的信息被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地图制作者、建筑师大量使用。现代建筑史中，包豪斯时期的美国艺术家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将摄影纳入建筑研究的范畴，并著有《绘画、摄影、电影》一书；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摄影师吕西安·艾尔维（Lucien Hervé）长达15年的稳定合作已成为建筑师和摄影师合作的佳话；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不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利用街景、风景、绘画和雕塑照片创作了大量建筑拼贴（montage and collage），摄影师维尔纳·布雷泽（Werner Blaser）在密斯去世后对他的建筑作品长达数十年的记录也成为密斯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现代主义的兴起为建筑引入了一种更轻的物质：图像和影像，为建筑想象带来了一种新美学，这种新美学使图像直接参与设计，书籍也就成为建筑设计中的一种更明确的传播工具。设计、文化、书籍交织在一起，成为建筑设计和文化的新形式，开创了建筑学创作、研究和教育的新局面，并被同一时期诞生的大量摄影图文杂志报道，包括英国的《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1896年创刊）、意大利的《房屋》（*Domus*，1928年创刊）和法国的《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jourd'hui*，1930年创刊）等。在20世纪诞生的诸多建筑杂志中，建筑摄影的重要性和个性化在日本的《GA》（*Global Architecture*，1970年创刊）和西班牙的《建筑素描》（*El Croquis*，1982年创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半个多世纪以来，身兼主编和摄影师的二川幸夫（Yukio Futagawa）所偏爱的一点透视的平稳构图和色彩淡雅的通透画面已经成为《GA》的标志性建筑图像。而《建筑素描》的特约摄影师铃木九雄（Hisao Suzuki）则喜爱在光影对比不强烈的天气中拍摄建筑以反映建筑的形体构成和真实的材质肌理，形成了杂志独特的图像审美。

3 建筑书籍：从视觉规划到混合媒介

现代建筑师在认识到摄影的宣传潜力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摄影绝非机械行为，它还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一些建筑师更是敏锐地觉察到插图摄影书籍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宣传机会。或许亨利·富尔曼（Henry Fuermann）的黑白摄影作品无法精确再现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建筑作品的生动色彩，但隐藏在美国中西部小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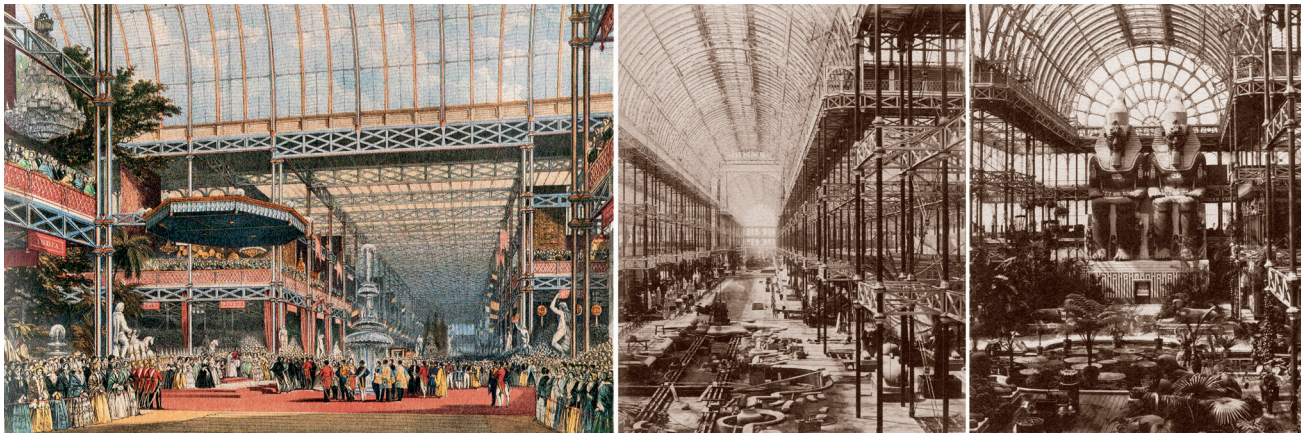


图4 伦敦水晶宫的建筑绘图及现场照片
（格雷汉姆·克拉克《照片的历史》）

的沙利文的明星建筑师声誉却要归功于这些摄影作品。同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声望也因 1910 年由恩斯特·瓦斯穆特（Ernst Wasmuth）编辑的著名绘图、摄影作品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和设计》而得到提升。

3.1 视觉规划

摄影诞生一个半世纪后，摄影界开始弥漫着对建筑摄影的轻视感。理查德·帕尔（Richard Pare）在《摄影和建筑：1839—1939 年》的序言中为建筑摄影鸣不平："建筑摄影在摄影发展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学者和公众的充分认识……对摄影师来说，建筑摄影不是过去的遗物，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观念。相反，他们提出了一个可以在建筑摄影可能性中进行检验的假设，并为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明提供了一个框架。"[9]26 基于帕尔在此提出的建筑摄影的重要价值，可以回顾一下 20 世纪以来的建筑书籍发展史。而当仔细阅读那些综合了理论研究与设计指导功能的建筑书籍时，会惊奇地发现它们既包含了一种视觉规划，还成为一种新的混合媒介。

20 世纪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不仅出版了《现代设计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这本采用了大量现代建筑照片的理论著作，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撰写的《视觉规划与如画风景》（*Visual Planning and the Picturesque*）一书中还直接提供了一个建筑著作如何"引用"建筑摄影图像的例子，表明了佩夫斯纳如何在将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的角色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建筑摄影的功能（图 5）。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认为佩夫斯纳希望通过《视觉规划与如画风景》来解决几个问题："揭示英国在规划史上未被承认的贡献，证明风景如画在英国文化生产和艺术倾向中的基本作用，并展示这些基本原则与他自己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共性。"[10]9 本书的第一部分为"主要以图片形式呈现"，包含了 77 张摄影照片，这些照片是由佩夫斯纳直接委托拍摄的，他使用了一系列摄影师，也从历史照片中寻找素材。这些照片与文字相得益彰，阐述了佩夫斯纳意识中城市规划的视觉问题，也显示了建筑摄影图像的叙事功能，还发掘了建筑书籍独具的"视觉规划"特征，这种特征打造了建筑书籍中由摄影、版式等综合而成的"图书"视觉效果。

3.2 混合媒介

建立在视觉规划基础上的"插图建筑书（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Books）"既是现代建筑"图书"的常见形式，也是建筑书籍的主要特点之一。著名的线上杂志 World-Architects.com 创始人约翰·希尔（John Hill）2021 年编著出版的《印刷之筑：100 本具有影响力和启发性的插图建筑书》（*Building in Print: 100 Influential and Inspiring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Books*）是一本关于 20 世纪以来建筑"图书"的总结性书籍，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宣言"始于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Toward a New Architecture*），止于雷姆·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勒·柯布西耶主张建筑师超越风格，接受现代工业的教训，不仅通过文字还有图像——更准确地说，通过文图共同讲述。"[11]12 柯布西耶认为书籍不仅是一种智力项目，还是他想要从头至尾掌控的艺术作品。从《走向新建筑》中并置的汽车与雅典卫城图像开始，柯布西耶的一生都在利用建筑影像创作书籍，并自陈："勒·柯布西耶大部分的创造性作品是在他的书籍中发展起来的。"[12]8《癫狂的纽约》是展示库哈斯图像加工能力的一本书籍，它融合了大量的纽约城市照片和以拼贴方式呈现的城市想象，并结合了库哈斯对波普艺术（Pop Art）、后现代文化的理解，可谓柯布西耶个性化建筑书籍半个世纪后的继承版本（图 6，图 7）。如果说密斯在建筑设计中使用的图像拼贴是一种基于建筑影像的设计表现手段，那么这些融合了摄影的建筑书籍中的图像在 20 世纪末成为一种混合媒介，具有多元的功能：记录的、阐释的、隐喻的、寓言的、符号性的、可加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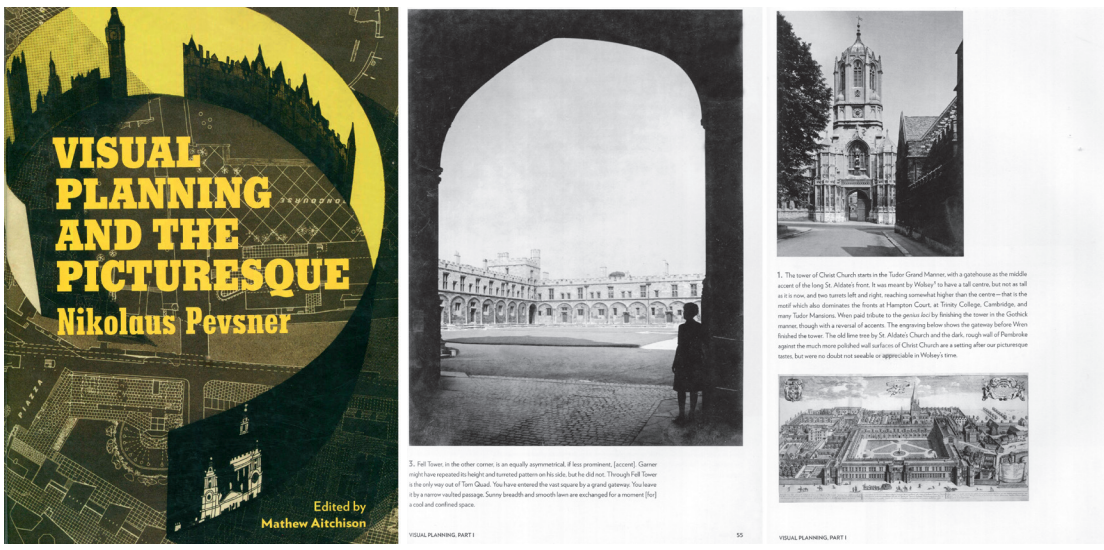


图 5 《视觉规划与如画风景》一书提供了一种建筑摄影的叙事方式（Nikolaus Pevsner，*Visual Planning and the Pictures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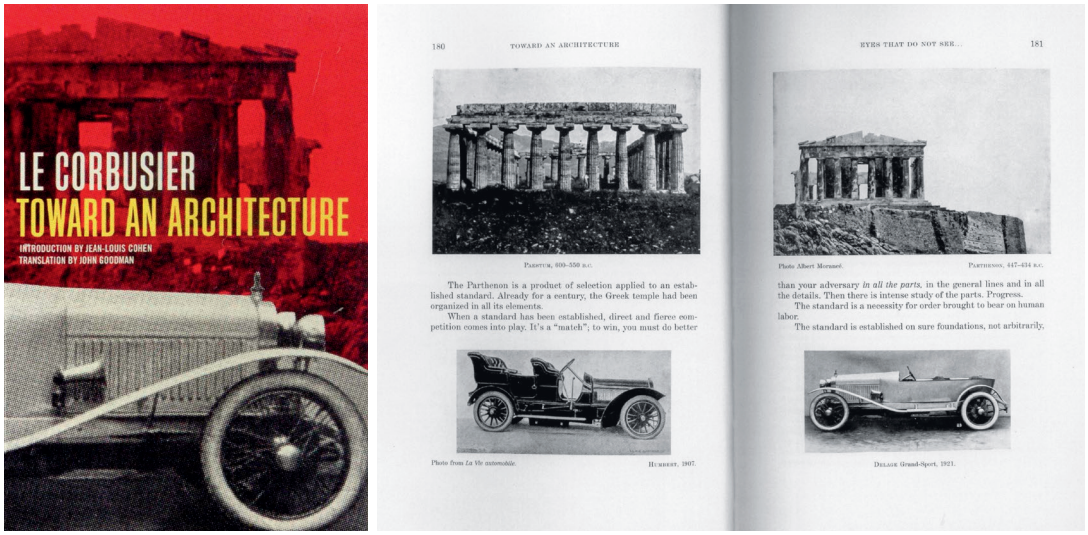


图 6 《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并置的古典建筑与现代汽车图像
（John Hill，*Building in Print：100 Influential and Inspiring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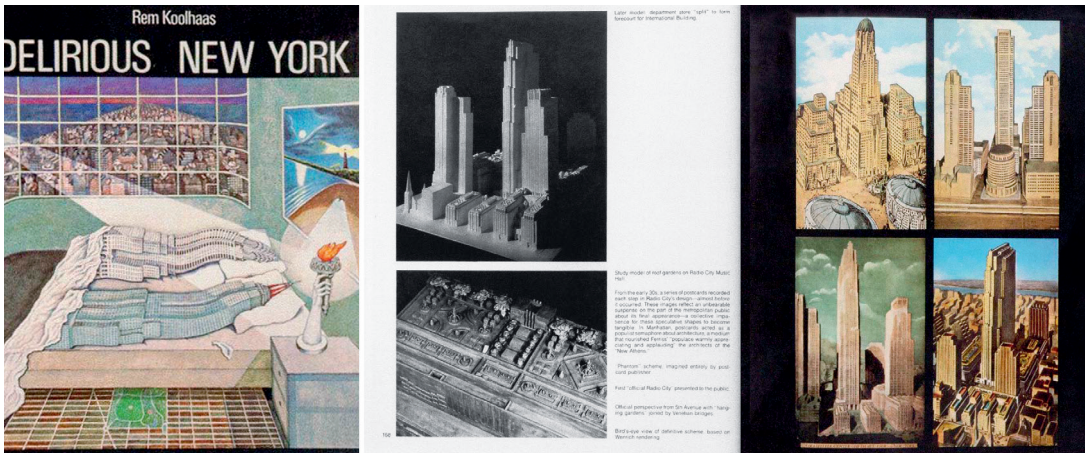


图 7 《癫狂的纽约》体现了图像加工对现代建筑理论的价值
（John Hill，*Building in Print：100 Influential and Inspiring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Books*）

当代建筑摄影还是一种将图像、影像与创作混合在一起的媒介。2009 年日本《A+U》杂志出版了“摄影 / 灵感（Photography/Inspiration）”专辑，这本专辑包括 64 位建筑师推荐的建筑摄影作品和他们的评论。在专辑中，曾经做过摄影师工作的瑞士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对摄影有着自己的看法：“当我看着我拍摄的所有照片时，回想起了所有的记忆和所有的巧合，这些巧合影响了我在日常生活中对建筑的实际体验……摄影师的工作，在我的理解中，是一个从空间、三维体验到光与影所创造的平面图像的翻译工作。”[13]19 出版了《照相簿》的中国建筑师张永和则认为：“我喜欢摄影，但很少觉得建筑照片很有趣，建筑图像通常以建筑为中心，从字面上看，大厦总是占据图像空间的中间，构成注意力的中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建筑更多的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或者是自然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13]105 通过当代建筑师的分享，可以发现摄影被建筑师视为自己的语言之一，而混合了摄影的建筑书籍成为建筑师的灵感来源。甚至，建筑与建筑摄影、建筑图像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

4 图像启示：技术与观念

建筑史视角中的建筑图像具有视觉化、类型化、符号化、象征性等多元特征，在《视觉语言》（*Language of Vision*）一书中，艺术家和设计师杰奥吉·凯皮斯（György Kepes）描述了视觉语言如何比其他交流工具更有效地传播知识。这有助于解释建筑师和摄影师为何一直渴望建筑与建筑图像的结合。在整个 20 世纪，从艺术领域、建筑期刊到大众传媒，过去的经典建筑和后来的前卫建筑都是常见的素材，在图像与建筑结合的过程中，建筑图像在技术和观念的层面同时得到发展。

4.1 建筑摄影：历史与当下

“如果说摄影是现代的，应该特别归功于图像与机器结合这一特征，即技术渗入图像，这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将其与之前所有类型的图像割裂开来。”[14]23 现代性图像的建筑摄影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一方面，相较于早期对摄影的轻视，如今摄影已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门类而登堂入室，建筑摄影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德国摄影师贝歇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的类型学建筑摄影，以“冷面（deadpan）”、非艺术、非美学的客观方式拍摄德国日渐消失的工业建筑，定义了摄影的另一种可能性，引领了当代建筑摄影的方法论、技术美学与风格潮流。以之为代表的类型学建筑摄影成为综合了建筑摄影与观念摄影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如果说 20 世纪 20 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

师理所当然地认为建筑的使命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那么许多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的艺术家的建成世界已成为标志性的图像，他们将建筑视为世界的象征或映射，而不仅是设计上的解决方案。正如贝歇夫妇的学生、同样擅长拍摄建筑空间题材的安德烈·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所言："空间对我而言很重要，但更抽象。也许我们不仅要试着去理解我们生活在某栋楼或某个地点，而且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巨大速度穿越宇宙的星球上。我阅读一张照片不是为了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而更多是为了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15]35

日本摄影家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认为："20 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我开始通过建筑来追溯我们这个时代的起源。把我的大画幅相机的焦距推到无穷远——透过镜头看到的景象完全是模糊的——我发现，最高级的建筑在模糊摄影的冲击下幸存了下来。因此，我开始对建筑的耐久性进行'侵蚀测试'，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建筑没有抵抗住，完全消融了。"[16]10 在摄影集《杉本博司：建筑》中，杉本博司用模糊对焦的建筑影像呈现出脱离了形骸的建筑游魂，以此来表达他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体现了建筑摄影与概念艺术的结合。同时，21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过度开发、建筑遗产研究的深入和城市空间亚文化的兴起，遗产摄影、废墟摄影成为世界范围内新的重要题材。在中国，面对城市的高速发展，建筑摄影不仅是视觉体验，还带来了新的思考（图 8，图 9）。在以城市建筑摄影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当代中国城市问题的《一个没有记忆的时代：中国当代城市转型摄影》（*An Era Without Memories: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on Urban Transformation*）一书中，作者姜节泓认为："在城市日新月异的今天，当代中国的视觉体验是独特的，充满了兴奋与焦虑。历史被破坏，遗产、记忆和未来正在被重新创造。对于圈内人——那些生活在城市加速发展和动荡中的艺术家们来说，相机自然成了一种方便的工具。"[17]7 这一观点也说明了面对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建筑摄影的综合价值正被重新审视。

4.2 建筑书籍：多重定义

今天的建筑图像诠释了摄影不是一种被动的纪实媒介，而是一种变革性的媒介。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 1934 年指出："如果不转绘（transfiguring）它，就无法拍摄一栋公寓或一堆垃圾。"[15]24 就像通过摄影来表达自己的艺术一样，建筑书籍中的建筑影像可以很容易地引发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回答问题——建筑是空间问题，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观看问题。这种观看问题在约翰·伯格（John Berger）《观看之道》、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摄影的明暗》、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论摄影》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等 20 世纪后期的重要文化著作中得到了从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和现代视觉等多重角度展开的讨论。希尔在评论布鲁诺·泽维（Bruno Zevi）的《建筑即空间：如何观看建筑》（*Architecture as Space: How to Look at Architecture*）一书时认为："就像他之前的佩夫斯纳和吉迪恩一样，泽维将现代性置于一个连续体中，尽管他对用历史来证明现代建筑的合理性并不感兴趣。相反，'建筑即空间'很大一部分致力于呈现穿越时代的空间：从古希腊到 20 世纪的十几个空间主题，每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不足之处。"[11]42 泽维对建筑观看的陈述是通过书中的 186 张照片、绘图和平面图来完成的，这一点足以验证对现代建筑书籍的多重定义（图 10）。



图 8　杉本博司以虚焦形式拍摄的《建筑》系列
（Hiroshi Sugimoto, *Sugimoto: Archite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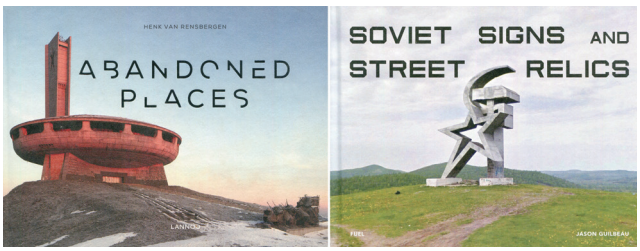


图 9　废墟摄影、遗产摄影是当代建筑摄影中的重要题材
（左：Henk van Rensbergen，*Abandoned Places*；右：Jason Guilbeau，*Soviet Signs and Street Rel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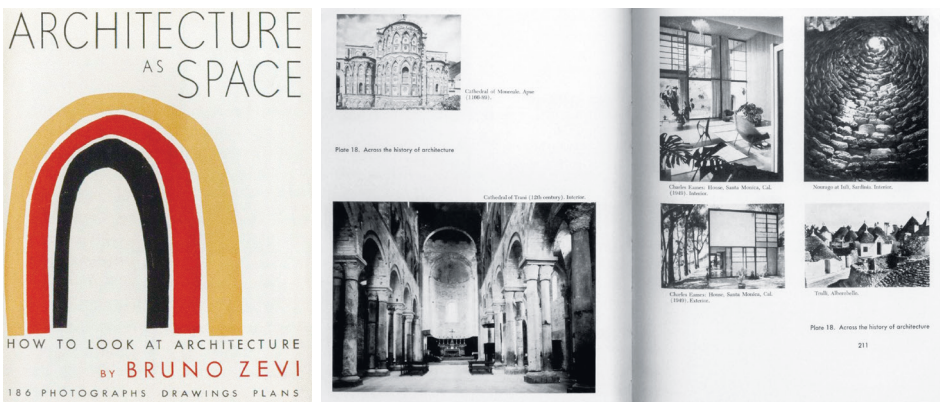


图 10　《建筑即空间：如何观看建筑》一书融合了大量建筑摄影和建筑绘图
（John Hill，*Building in Print: 100 Influential and Inspiring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Books*）

正如特蕾泽·里希斯坦（Therese Lichtenstein）将当代建筑定义为“摄影之后的建筑”——“建筑师会考虑他们的作品在照片中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们的建造、功能和体验，因此图像已经成为建筑实践的核心。”[15]49 今天的建筑书籍已不再停留在泽维时代的读图模式，面对多元化的融合了图像、影像的现代建筑书籍，也需要对书籍本身作出新的认知与研究，这种研究既是一种读图史的展现，也是建筑史的呈现。马里奥·卡珀（Mario Carpo）是当代建筑理论史和文化技术史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的《印刷时代的建筑》（*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Printing*）是探讨建筑读图史的重要文献，将建筑与影像、媒体与观看结合在一起展开讨论。联想到凯瑟琳·德·斯梅特（Catherine de Smet）《勒·柯布西耶：书籍建筑师》（*Le Corbusier: Architect of Books*）一书对柯布西耶书籍设计与思想的梳理、理查德·惠特曼（Richard Wittman）对印刷文化与公共领域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建筑影像在技术和观念层面同时记录了现代建筑思潮中的观图史，研究建筑书籍历史不仅可以扩展建筑历史研究的范围，而且有助于理解摄影介入的建筑书籍在当下的定义与价值。

5 结语

我阅读文本、图像、城市、面容、姿态、场景等等。

——罗兰·巴特[3]3

罗兰·巴特揭示了语言向图像的过渡：一方面，在新媒体的时代文本与图像并举；另一方面“图像文本（iconotext）”的定义又泄露了图像的主导地位。回顾历史，摄影、电影、电视、电脑、网络，近两个世纪以来，从人工到机器，从化学到数字，从现实到虚拟，从概念到实体，视觉和图像在不断发展。与图像息息相关的建筑和摄影是独立发展的，也是相互交织的，建筑书籍是两者重要的连接者和见证者。

摄影问世之后的建筑图像具有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如何通过镜头将建筑转变成图像，以及如何将图像转换成一种新型媒介。“步入当代，原先繁复的摄影技术日趋方便、实用，建筑摄影不断超越狭小的专业领域，而逐渐成为将远方物质建筑实体呈现在大众眼前的代表性媒介。”[18]91 如果说 19 世纪摄影出现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建筑书籍范式，模糊了建筑书籍与摄影书籍的界限，那么 20 世纪以来的建筑师正在努力开发一种美学语言，将建筑图像和新工业品质转化为建筑设计和建筑历史的一部分。面对摄影介入的建筑书籍的崛起，以及书籍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工具的本质，当代建筑摄影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新理念结合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面向未来，在摄影艺术、观念艺术、建筑设计、建筑理论等领域不断深入创新。

参考文献

[1] 德布雷. 图像的生与死 [M]. 黄迅余，黄建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达勒瓦. 艺术史方法与理论 [M]. 徐佳，译.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3] 曹意强，波德罗. 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4] 苏立文. 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M]. 赵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 TAFURI M. Modern Architecture in Japan[M]. London: MACK, 2022.
[6] ELWALL R. Building with Ligh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M]. London: Merrell Publishers Limited，2004.
[7] 克拉克. 照片的历史 [M]. 易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 TAVARES A. The Anatomy of the Architectural Books[M]. Zurich: Lars Müller Publications, 2016.
[9] PARE R. Photography and Architecture:1839-1939s[M]. Montreal: 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 1982.
[10] PEVSNER N. Visual Planning and the Picturesque[M].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2010.
[11] HILL J. Building in Print: 100 Influential and Inspiring Illustrated Architectural Books[M]. Munich: Prestel Verlag，2021.
[12] SMET C de. Le Corbusier Architect of Books[M].Baden: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07.
[13] YOSHIDA N. A+U: Photography/Inspiration: Reading of Architectural Inspiration Through Photographs[J].2009(1).Tokyo: The Japan Archiect Co.,Ltd, 2009.
[14] 胡耶. 摄影：从文献到当代艺术 [M]. 袁燕舞，译.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
[15] LICHTENSTEIN T. Image Building: How Photography Transforms Architecture[M].Munich: Delmonico Books,2018.
[16] SUGIMOTO H. Sugimoto: Architecture[M]. Ostfildern: Hatje Cantz Verlag, 2007.
[17] JIANG J. An Era Without Memories: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on Urban Transformation[M]. London: Thames&Hudson Ltd., 2015.
[18] 耿涛. 从经典影像到多元视角——当代建筑摄影中的控制与表达 [J]. 建筑学报，2014（6）：86-91.
[19] RENSBERGEN H van. Abandoned Places[M]. Belgium: Lannoo Publishers, 2019.
[20] GUILBEAU F. Soviet Signs and Street Relics[M]. London: Fuel Design & Publishing, 2020.